

#### 十四、忍把千金酬一笑 却报平生未展眉——刘琦小传

十月初十庆丰节刚过，彩灯还没有撤走，新野城内还是一片欢喜。将军府外的石狮上还挂着大红的彩绸，下人们还在打扫庆礼堆积下的杂物。

远处一人轻衣白马，安步当车，身后三两个随从，挑着贺礼，不一会走到府门口。

门口的下人早就瞧见了，上前一步接过前面这人手里的马，赔笑说道：“公子，您这么早就来啦。”

这人笑笑，轻拂了几下身上的尘土，“嗯，早上没什么事就先过来了，叔父在么？”正说着，他转过脸，从兜里掏出一些零钱，甩手丢给随从，“跟着他们把东西抬到里面去，这点钱你们拿着，随便去吃吃东西，我中午就不回去吃饭了，下午过来接我。”

“在呢在呢，您里面请。”这人一边说，一边把来人往里面让，眼看快到门口，他赶紧快走几步，朝里面喊道，“糜大夫，公子来了！公子来了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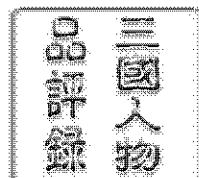
话音未落，里面跑出来一个矮瘦的中年人，眉清目秀，颌下一缕墨髯，四方帽，青布衣，外披一个青缎子小氅，还没走到就拱手抱腕连忙向来人施礼，“公子来啦，主公今天早上才回来，这会正在里堂呢，您这边请。”说着，他把来人往正堂里面请，回头吩咐下人沏茶倒水，“我这就差人给您通秉我家主公，您且在这里稍歇片刻，这是我差人买来的新茶，您尝尝。”说完他转过身，让过托盘，把茶杯递给客人，似有得意地笑了笑。

公子一边接过茶杯，一边要请他坐下，“糜大夫，不用这么麻烦。您坐。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了，您别忙活，我稍坐会，等叔父有空了再说。本来应该是我父亲亲自过来给叔父道安，但是他老人家气疾正犯，动不得，于是让我来拜问叔父。不知道叔父可好？”

说到这，糜大夫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“公子，主公倒还好，但是不知道是谁的主意，怎么蔡瑁将军要在酒席宴间暗害我家主公，害得我家主公匆匆离席，险遭不测。我家三将军正生气这个事呢，见到他您可千万别接这个话头。”

公子一脸诧异，应声点了点头，低头沉吟不语，眉头紧锁，不时用双手摩挲茶杯。

不多时，打门外进来一人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，鼻直口宽，大耳垂轮，两肩抱拢，扇子面的身材，身穿朱红大氅，手里倒提着雌雄双股的宝剑。看到这个人进来了，屋外的下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，纷纷转身偷眼来看。糜大夫赶紧上前问候，“主公，您来了。”



这人便是新野刘备，见糜竺打招呼，答应着招呼过来一个下人，把剑交了出去，旋即又转过身来，微微一笑，“公子，你来了，我兄长他身体还好吗？”

公子也赶紧站起来回礼，“叔父您好，听说……厄，我父亲，我父亲还好……就是气疾上来动弹不得，让我替他来给您回礼。”

双方寒暄几句，分宾主落座，叙谈起了荆州风土民情和政事人和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过了中午的饭点，这才想起来设摆酒宴。叔侄两人畅谈许久，推杯换盏，几杯之后，这位公子已是醺醺微醉，脸上泛红。

刘备起身给公子满酒，随口问道，“公子家里一切都还好吗？二公子还是那么顽皮？”

公子把酒杯端到嘴边又停了下来，摇头苦笑，“我何曾见得弟弟？父亲年老体衰，继母不能容我，蔡氏宗族屡次欲加害于我，说来我已无处容身，今天幸好父亲让我过来，好在叔父这里少待片日。”公子悲上心来，摇头不语。

玄德听公子这么一说，收住笑容，“公子，备客居于此，有些事情无能为力，还请公子好自为之。”

公子略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又是一杯酒下肚，喝完醉意更浓，“叔父别见怪，我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只是父亲年老多病，心中多有不忍，叔父春秋正盛，眼下时局艰难，还望叔父多多关照。”

玄德抬头看看门外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
又是几杯酒下肚，公子不胜酒力，被人扶到床榻上睡了起来。

玄德起身出屋，唤来一个下人，“这边公子睡下了，叫人取条毯子来，好生照料，再去后堂把大家请来这边，公子这边有什么事情就到小厅报我知道。说罢他转身进了拐角的小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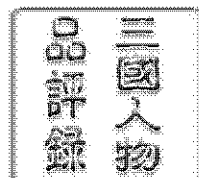
片刻功夫，人都到齐了。诸葛亮反手背过羽扇，躬身一揖，“主公，刚才我和您说的事，您考虑得怎么样了？眼下刘荆州为蔡氏裹挟，长幼不分，不久必乱。不如借此机会扶立大公子刘琦，争夺荆州，以为我等立身之地！”

有听懂这话的，不住点头赞许。

关公右手一捋长髯，附和道，“大哥，军师说的有道理，据我所知，刘景升已经快不行了，与其等他咽气闹得荆州大乱，不如我等可趁此机会占据荆州，对抗曹操、孙权。”

玄德没有说话，端起一杯热茶，却将杯子在手中慢慢转起来。

看他不说话，张飞着了急，捶胸顿足，“大哥！二哥和军师这事情说得对啊！蔡瑁这小



子不是个好东西，连那刘景升我看也不是好人，对你多有防范。他们这样，惹恼了我，连他荆襄九郡一并抢了来。我看这地盘也就只有大哥才坐得啊！干吧！”

这话说得不假，但玄德似乎不是很满意，转身申斥张飞，“三弟！不要胡说！刘景升待我不薄，公子刘琦路穷来投，你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么！”他倒并没有否认自己对蔡氏和蔡瑁的反感，这是掩饰不来的。

说完，他深深抿了一口手中的热茶。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，刘备微微叹了一口气。

看到此景，诸葛亮悄悄把旁人都请了出去，关公和张飞一边摇头一边迈步出了小厅。

看着刘备在夕阳中的背影，孔明问：“主公有何心事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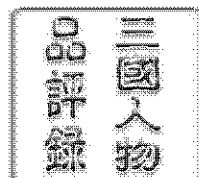
刘备抿了一口茶，这茶都快要凉了。他看了看孔明，略有迟疑地摇了摇头。

孔明将手中的鹅毛扇背过身后，轻轻在刘备耳边说道“主公可是在公子刘琦的身上看到了以前的自己？”

刘备闻听此言，俄而扭项，默然颌首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“军师，不瞒你说，我看刘琦这孩子，确实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的样子。我父早亡，只剩我和母亲，无依无靠，身无分文，幸好叔叔把积蓄给了我，让我上了蒙学。母亲体弱多病，我只好编草鞋过活，整日饱且不知，遇到冬寒，能有一口热汤就心满意足了，哪里有时间想匡扶天下。后来遇到了云长和翼德，才一起斩黄巾起事。说起来，这个时候我似乎还应该在收拾摊子准备回家才是。”两人边说边往外走，不知不觉，走到了刘琦睡的屋子外面，刘备透过半掩的门缝向里面探看刘琦的情况，“我看这个孩子倒比我可怜。我兄刘景升早年倒还喜欢这孩子，后来续弦了蔡氏，从此这孩子再也没有沾到半点父爱，整日担惊受怕。生而为长子，并不是他的错，没人关心他，也不是他的错，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半间屋子给他。”

诸葛亮微微点了点头，仿佛自己也是感同身受，微微捋了下自己的羽扇，“主公，我能理解您的感受，公子刘琦确实可怜，但我们就不可怜么？曹操已经占据河北且要并吞天下，我们现在还只占了这新野弹丸小城。刘景升命不久矣，须臾曹操兵发荆州，荆州必无我立锥之地，如果再不利用公子刘琦，我等只能坐以待毙。”说到这里，诸葛亮也扫看了一下屋里的状况，转过头继续说道，“主公如果不愿利用公子刘琦争襄阳，那也一定要借公子之名把江夏拿到手中，否则我等命悬一线，届时玉石俱碎。前日报称黄祖为东吴所破，一两日内东吴还没有力气继续吞并荆州。这样，江夏就缺一守将。主公可推荐公子守江夏躲避蔡氏锋芒，日后也可借其一臂之力，也算在蔡氏手下保全了公子。望主公三思……”



就在这时，糜竺一路小跑上来，“主公，刘琦公子的随从回来了。我们让在客厅等着呢。请示主公，是否叫醒公子？”

刘备扭头看了看刘琦，轻轻地朝糜竺摆了摆手，“不急不急。”

糜竺刚要转身离开，却又回过身来说，“对了，主公，我们问过才知道，他们天没亮就出来了，路上走走停停，走之前告诉下人，让他们太阳落山再回来找他。”

听着，刘备叹了口气，“知道了。我看他刚才睡熟了，让人给他盖了条毯子。我们不要惊动他。”说着，他带着诸葛亮一起离开这里，回到了小厅。“先生，您说的不错。我们要是想帮助公子的话，应该怎样才能办到呢？”

诸葛亮笑了笑：“这也不难。来日公子要请主公过府叙谈，您只需如此这般便好。”说罢，两人相视而笑。

太阳从地上抽走了最后一点余辉，枝头的乌鸦开始归巢，一时间枝头抖动，赶走了夕阳后的宁静。

斜躺的刘琦慢慢醒来，睁开眼好一会才回过神，看到玄德正坐在自己身边，不觉抓住了他红色的袖口。“叔父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恶梦。”

玄德一怔，笑笑说，“恶梦？什么恶梦？”

“我梦到曹操带兵来打荆州，我父亲气疾复发，过世了。蔡瑁背着我投降了曹操，好多人在我耳边骂我丢了父亲的基业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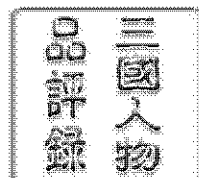
玄德给刘琦整了整衣冠，笑着说，“别害怕，云长、子龙就在屋外，曹操可不敢过来，他怕得紧呢。”

“后来，后来我梦到叔父退了曹兵，但有人却劝您用慢药害死我好名正言顺占领荆州。我知道，这都不是真的，我能信任的就只有叔父而已……”

一边听刘琦说着，玄德一边帮刘琦整整衣襟，刘琦仔细打量着玄德，流离的目光正好扫到玄德头上的一丝白发。刘琦的目光霎时凝住。

“怎么了？”玄德注意到了刘琦那异样的眼神，不禁好奇地问。一边问，一边帮公子把发弁又正了正。

刘琦抿了抿嘴，摇了摇头，“没，没什么。您一直在这里等我么？真不好意思，我以前不怎么喝酒，偶然喝一次，就睡过去了。今天打扰您太久了，容我告辞。”说着，刘琦拿起披风，“叔父有空可一定要到襄阳来看看啊，我父亲，”刘琦顿了顿，“我父亲可盼着您来看



看他呢。”

“哦，对了对了，贤侄不说我都差点忘了。你前番说蔡氏夫人……，”玄德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看了看刘琦，见他面有忧色，故作欲言又止。

“不知叔父可愿帮我？”

“这个倒不难，眼下正有一人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我只需如此，你再这般，贤侄大可高枕无忧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！谢谢叔父！”说罢，刘琦喜不自胜。他探身叫来门外久候的随从，翻身上马。

白色的背影，形单影孤地向东离去，逐渐消失在了月影之内。

时间荏苒，岁月如梭。转眼间，三年过去。南郡战后，荆州一地向来无事。

这一日，玄德练完剑正要出门，忽有人报，荆州折了公子刘琦。玄德急走到门外接报邸。

这时，门口两个小校禁不住嘀咕，“等了这么久，没用的荆州刺史终于死了，这才能轮到我们家主公。”玄德顿时急眼，随手扯起一根柳条就抽，“放肆！日后有人议论公子，定不轻饶！”

霎时南郡城内挂起白幡，荆州文武俱皆挂孝。玄德当先叩拜完毕，引关公、张飞、孔明入后堂。

无言半晌，还是张飞先说话，“哥哥不要过分悲伤，公子死便死了。那刘琦本来就是懦弱无能，哥哥何苦如此烦恼。”

诸葛亮急把话搭过来，“三将军，莫道如此。这公子虽然不似你们强干，但秉性善良。刘荆州续弦蔡氏，强人压头，性命堪忧。说他懦弱，却没有人想过真正疼爱、关心、教导他，不能见父母，交不得朋友，众人争夺荆州都要把他借过来当纛旗，父母之爱他半点没有沾边，自己却只能沉迷酒色，如今只怕算是一种解脱。不过，如此一来，我等却要麻烦许多了。”

张飞没听明白，正待问，忽有人报进，江东鲁大夫来为公子吊唁

……

2011-8-19

最后修改时间：2011-11-18

